

古龙快活系列武侠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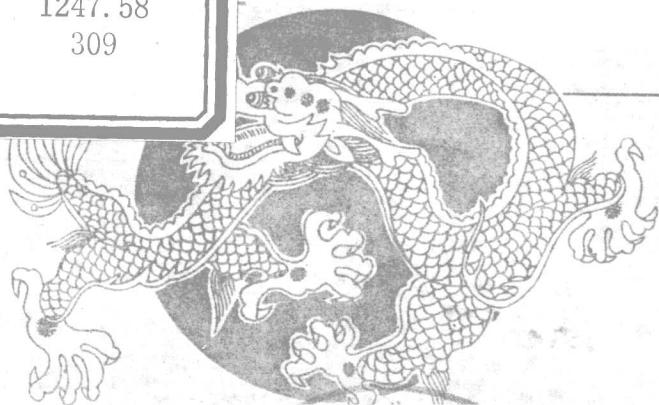
铁狱飞龙

「台湾」古龙著

黄山书社



I247.58
309



古龙快活系列武侠小说

铁狱飞龙

下

第十回 铁狱惊魂

但是那人才一转过头来，白雅儿的剑也伸出，一下子便抵住了那人的下颚。

雷飞并不拔剑出来，只是左手倏地一探，五指如同铁爪一样，已经抓住了那人的后颈，将那人打横拖出了一步，压低了声音，道：“要命么？”天下大抵还没有不要命的人，是以那人连连点头，喉际发出“咯咯”的声响来。

雷飞的五指，将那人的后颈抓得十分紧，白雅儿可以清楚地听到那人的后颈骨发出一阵“格格”声来。而当白雅儿将转过头，向雷飞看去时，她又吃了一惊。

这时候，雷飞的双眼，睁得老大，他的面上神情，极难形容，看来，好像是一个捉住了一只青蛙的腿硬生生地撕下来，在享受着那种原始的残忍快感！

白雅儿一看到了雷飞脸上那种神情，自心底直透出了一般凉意来！

她立时偏过头去，已听得雷飞在沉声道：“那么，你告

诉我，金总管在那里？”

那人本来喉际一直在发出“咯咯”的怪声，那是他挣扎着想说话，所以才会有那样的声音发出来的。

但这时，他听得雷飞那样问他倒反而任何声音也没有了。

雷飞沉着声，发出了一下令人心寒的冷笑声来，道：“你不说，也不要紧，我能将你的颈骨捏碎，你信不信？不过你也别怕，你死不了，只不过你的头，可就得一辈子垂着，荡来荡去！”

那人的身子剧烈地发起抖来，他含糊不清地道：“我……也不知道金总管在那里？”

雷飞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那你就告诉我，府中有什么地方，特别戒备得严密的？”

那人道：“有……涵云馆……调了四十余人去把守，以前没有人守那里的。”

雷飞又道：“金晶原来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那人喘着气，道：“是在……是在东三院，那地方现在冷冷清清地，多半金总管已不在那里了。”

雷飞露着白森森的牙齿，突然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你说得还算说尽，姑且饶你一命！”

白雅儿在听得雷飞说“姑且饶你一命”时，心中已大是奇怪，心忖雷飞也肯饶人一命，那可说是出乎意料之事了！



可是，白雅儿正想那样问，雷飞已突然抬起了膝盖来，他的膝盖重重顶在那人的后背心，发出了“扑”的一下声响来，那人口一张，鲜血块自他的口中，一起涌了出来，雷飞随即一松手，那人的身子，立时向下扑去，雷飞还抬了抬脚，在那人的身子快要倒地之际，挡了一挡，不使他倒地时发出声响来。

白雅儿心中暗叹了一口气，她心中在想，雷飞反正是不肯饶那人的，他何必还要骗人？

但是白雅儿却只是心中那样想，并没有讲出口来。

而雷飞已疾转过身来，压低了声音，道：“我们到东三院找金晶去。”

白雅儿奇道：“你刚才不是已问出来了，涵云馆高手云集，金晶一定是在——”

白雅儿话还未曾讲完，雷飞已然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，实则虚之虚则实之，金晶这套把戏，只好骗骗别人，如何骗得过我？”

白雅儿虽然被雷飞抢白得十分不是味儿，但是也想到雷飞的话，十分有道理，她点了点头，这一次，不等雷飞伸手来拉他，她便先缩起了手。

果然，雷飞又立时伸出了手来。但是因为白雅儿先缩起了手，是以雷飞的一拉，也未曾拉到白雅儿的手。雷飞伸出了手去，拉了一个空，好一会，才缩回手来，白雅儿

连望都不敢望他，也不知他脸上的神情怎样。

雷飞发出了一下干笑声，转过身，向前走去，白雅儿一看到他向前走去，便跟在他的后面。

雷飞走得十分闪缩，他紧贴着墙走着，当时，白雅儿根本未曾听到什么动静，雷飞也会突如其来，停了下来。好几次白雅儿几乎想要发怒，但是，也总在白雅儿怒意陡升之际，前面不远处就有人走过，可知雷飞的听觉，极其敏捷。



雷飞一直向前走来，待到穿过了一扇自动门之后，就着星月微光，可以看出，前面的景色，十分荒凉，那一个院子，像是很久没有人到过一样。

一进了那院子，雷飞又贴墙而走，低声道：“这里就是东三院了。”

接着，不等白雅儿发问，他又是自己补充道：“秦府我不止来过一次，是以知道。”

白雅儿听得雷飞这样说，立时紧张起来，她定睛向前望去，只见前面一排房屋，黑沉沉地，一点光也没有，看来实是没有人居住！

白雅儿虽然在雷飞的背后，只能看到他的背影，但是她也可以看出，雷飞和她一样紧张。

雷飞的背耸着，右手握住了剑，已将剑自鞘中，慢慢

拔了出来。

白雅儿一直握剑在手，她只觉得自己的手心之中，在隐隐冒着汗。

白雅儿凝神听着，这时除了北风的呼号声之外，简直听不到任何其他的声音。雷飞的身子，忽然向前靠了一靠，略转过头来，用极低的声音道：“待会难免要动手，除非我不受伤，只要一看到我受伤，你便立时就走，听到了没有？”

白雅儿对雷飞，有一股从心底中直透出来的厌恶之感，但是不论她对雷飞如何厌恶，那样的事，她却也是做不出来的。

是以，她对雷飞的话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雷飞回过头来，瞪了她一眼，身形突然一伏，“刷”地一声，已如同猫儿一样，向前疾快穿了出去。

雷飞的步势极快，一眨眼间，他已穿过了院子，来到了那一排房屋之旁。

白雅儿跟了过去，雷飞已推开了一扇门，走了进去，白雅儿也闪身而入。

一进了屋子，白雅儿陡地一怔，因为屋中漆也似黑，简直什么也看不到，连雷飞在那里，她也看不到了。

白雅儿只觉得心头咚咚跳乱，她想出声叫雷飞一声，然而她却又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才好。

而且，在那样的情形下，如果她一开口，只怕连自己

也会陡地吃上一惊！因为眼前实在太黑了，也太静了！

白雅儿在一呆之后，第一个兴起的念头便是：退出去，快退出！

她连忙转身过来，她进来之后，只不过跨出了三四步，那么，当她转过身来时，那扇门应该就在她的眼前才是，就算再黑总有一点痕迹可寻的。

但是，当她转过身来之后，眼前仍是一片漆黑。

黑暗像是浓稠的胶漆一样，将她包在中间，她根本看不到眼前有门！

白雅儿心头的寒意更甚，一时之间，她甚至怀疑自己是在什么地方，雷飞又到那里去了！

她紧握着剑，屏住了气息，她只想找到一堵墙，靠墙站着，也比四面全没有依靠，就那样站在黑暗之中的好。是以她又慢慢向前走着。

她走得十分小心，因为她根本不知道黑暗中有着什么，她也不知道她可能碰到什么。

在每移动寸许之际，总得先伸手出去，摸索一会，屋子之中好像是空的，而雷飞在进来之后，也像是突然消失在黑暗中一样，一点也听不到他的声息。

白雅儿好不容易，走出了一步，她的手仍然四处摸索着，这一次，她的手指碰到些东西了，当她的手一碰到什么时，她立时缩回手来。

她心头怦怦跳着，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碰到了什么，

她停了片刻，仍然听不到什么动静，才又再次开步，伸出手去。

她又碰到了刚才碰到的那物件，这一次，她已可知道，她碰到的，是一根柱子。

白雅儿松了一口气，虽然她未曾来到墙前，但是那靠着一根柱子站着，也是好的，她一面想一面便将转过身来，可是就在此际，在柱子之后，却突然传来了“嗤”地一声轻响。那一下声响，极之低微，白雅儿不禁陡地一呆。

白雅儿忙退后了一步，紧接着她听得就在她的身前处，传来了“叮”地一声响，那一下响，分明是两件东西，互相交击时所发出的。而且，随着那一下响，还溅出了一串火星来。火星的闪耀时间极短，白雅儿只来得及看到了一柄刀和一柄剑的上半截！

但即使时间是那么短暂，她也看清，那柄剑，正是两柄宝剑中的一柄，也就是说，是雷飞在黑暗之中，替她挡开了那一刀！

白雅儿在刹那间已明白了刚才发生的事，她明白，当她摸到了那条柱时，躲在柱后的人已经觉察到了，是以立即向她砍出了一刀。

幸而她听到了那下声响之后，立时向后退出了一步，是以那一刀才未曾砍中她！

却原来，雷飞就在她身边，当柱后的人第二刀又砍出时，他已发剑迎击！

白雅儿在那刹间，呆立着不动，她又听得就在她的身前极近处，突然传来了“扑”地一声，似乎有几滴热血，溅到了她的脸上。

除了那“扑”地一声之外，也没有别的声音传来，可知那人是受了致命的一击，立时死去的，未听到他身子倒地的声音，可能是他的身子恰好靠在柱上！

白雅儿也无法知道死去的是什么人，她这时只希望死的人，不要是雷飞！

她的身子，把不住在轻轻发着抖，突然之间，她觉得出她的手被人握住了。

当她的手才一被人握住之际，她心中的吃惊，真是难以形容！可是，她却立即觉出，握住了自己手的，是粗糙，有力的大手，那是雷飞的手！

当白雅儿知道是雷飞握住了自己之际，她心中的高兴，也真是难以形容！

她本来最讨厌雷飞，雷飞也不是第一次握她的手了，但是每一次，都令得白雅儿心中有说不出的不自在，可是这一次却不同了！



在那样的黑暗中，在白雅儿是想找到一堵墙，以背靠着墙站着，以减心头上的恐惧的情形下，雷飞握住了她的手，使她有了依靠，她不由自主，也紧握着雷飞的手，同

时，她身不由主，被雷飞拉得走出了几步，等到身形站定之后，她靠得雷飞十分近。

白雅儿站着不动，眼前仍是漆黑一片，仍是一点声音也没有，白雅儿好几次想开口问雷飞，究竟这里是什么所在，自己应该怎样，但是却由于四周围实在太静了，静得她不敢出声。

过了好久，才听得前面，好像是行过的地方，传来了一下咳嗽声，接着，便是一个听来很嘶哑的声音，道：“不怕死的是谁？”

雷飞立时一声冷笑，道：“是我！”

他“是我”两字，才一出口，拉着白雅儿，突然又打横跨出了三步。

几乎就在他跨出一步之际，就听得“拍”地一声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，射在他们两人刚才站立的不远处。接着，又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“好，不怕死的，躲得倒是很快啊！”

这一次，雷飞没有再出声，但是那声音却仍然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可是，你避得再快也没有用，你们闯了进来，想要退出去却难了！”

白雅儿仔细倾听着，她听来听去，都觉得声音至少也在七八丈开外处传来，那她在进来的时候，却走进一幢屋子来的，什么屋子能有七八丈深？

而如今，那苍老的声音，从那么远路传来的情形看来，

眼前像是一条甬道，在甬道之外，造成了屋子一样，而雷飞和自己两人，却不知就里，就那样闯了进来，陷进了困境之中！

白雅儿焦急得手心之中，在隐隐冒汗，她忽然看出，雷飞将她的手掌，打了开来，她的手心上，有了一种麻痒的感觉，她立时知道，那是雷飞在自己的掌心写字，她留心注意着。

雷飞先写了一个“别”字，接着，又写了一个“怕”字。白雅儿的心中，不禁苦笑了起来。

雷飞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安慰白雅儿，叫白雅儿别怕，那令得白雅儿的心中，不知是什么滋味。



如果此际，在白雅儿身边的人，是乐何如的话，那么白雅儿的心中，就决计不会有那样的感觉，而觉得一切全都顺理成章之至。

可是，如今在白雅儿身边的人，却并不是乐何如，而是雷飞！白雅儿在那一刹间，真想将手突然缩了回来，但如果一缩回手来之后，黑暗之中，便只有她一个人了，当她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她就没有再动。

当那苍老的声音静了下来之后，四周围又是一点声音也没有，但是，那声音并没有再停了多久，又“嘿嘿嘿”怪声笑了起来。

他一面笑，一面道：“你们出不去了，你们出不去了，你们既不能够进，又不能够退，嘿嘿，嘿嘿嘿！”

就在那苍老的声音传过来之际，雷飞拉着白雅儿，向前急走了三四步，那声音停止之后，他也立时停止。那苍老的声音过后片刻，便讲几句话，是以不到一盏茶时，雷飞和白雅儿两人，已走出了丈许。



白雅儿一面在向前走着，一手紧紧地握着剑，剑尖向前，以防万一有什么变故，她就可以立时出剑，这时，她又停了下来之后，剑尖向前略伸了一伸，好像前面有东西挡着。

白雅儿突然一呆，再将向前伸出，她已可以肯定前面有着东西了，挡在前面的东西，十分柔软，看来像一幅极厚的帷幕！

白雅儿心中一怔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该如何决定才好，她向后退了一些，抓住了雷飞的手，向前指了一指，雷飞一扬手，一剑顺地刺出！

随着雷飞的那一剑只听得“扑”地一声，他的那一剑，显然已刺中了什么，而也就在那一刹间，一股光，突然射了过来。

那一股光亮，恰好射在雷飞的脸上，白雅儿一回头间，看到了雷飞骇然之极的神情，那时，变故实在来得太快，

根本不容她有多考虑的余地。

她也陡地一翻手腕，“刷”地一剑，向前刺出，这时，她可以看清，在她面前的，正是一幅极厚的黑色帷幕，她那一剑，正是向那幅帷幕刺出去，剑尖过处，已将那帷幕划开了一道大口子。

帷幕上出现了一大道口子之后，透过来的光亮更多，她在黑暗中处得久了，突然之间，强光向她罩来，令得她几乎什么也看不到。

白雅儿的武林阅历，本就不够，在那样凶险的情形下，她竟然只是木然而立，不知防范！

若是没有雷飞在她的身边，那么她一定已遭不幸了，因为就在那一刹间，雷飞突然挥动宝剑，只见剑影幢幢，形成一片紧密无比的剑网，将他自己和白雅儿的身前，一起护住！

而几乎在同时，又听得一阵铮铮响，白雅儿定睛看去，只见七八枚暗器，已被剑网格了开去！

那七八枚正在四下飞射开去的暗器，样子十分奇特，乃是一根一根，尺许长短的三股尖叉，乌油油地，看来是精钢打就，很是沉重。



雷飞挡开了暗器，手腕一翻，宝剑立时又向前削出去，“飕飕”两声轻响，将帷幕削下了一大幅来。

只见帷幕前后，全是一条甬道，在前面，点着十数个大火把，是以光如白昼，在大火把之后，一个蒲团之上，坐着一个老者。

那老者的身形很高大，银髯飘拂，面色红润，看来很是慈祥，这时，他正在“嘿嘿”地笑着，道“老恶鬼果然有两手，你这小恶鬼，身手也不错啊！”

雷飞横剑当胸，目射精光，道：“原来你知道我是什么人，你又是谁？”

那老者“嘿嘿”笑着，道：“这话你也配问么？念在昔日，我和老恶鬼还有三分香火因缘，我可以放过你一次，但是这小娃却可惜了！”

雷飞不怒反笑，他的笑声十分响亮，道：“老贼，你唱得倒好听！”

那老者一听得雷飞开口骂他，面色突然一沉，身形陡地站了起来。

他坐的地方，离开了雷飞和白雅儿两人，足有两丈上下，可是，随着他身形陡地站起，一股劲风，迎面压了过来，眼前人影一晃，那老者已到了身前！

白雅儿在那刹间，大吃了一惊，就在地吃惊间，雷飞“飏”地一剑，已疾刺而出！

那老者的来势极快，雷飞的出剑也快。



看来，雷飞的那一剑，是一定可以将老者刺中的了，可是就在雷飞一剑刺出之际，老者的身形，陡地一凝。

雷飞的剑势，也恰在此际使尽，剑尖离那老者的胸前，只不过半寸许，但是剑势已尽，雷飞除了回剑撤招之外，却也难以再刺向前去。

那老者却倏地伸指，在雷飞缩回剑去的那一刹间，伸指在剑尖一弹，发出了“铮”地一声响来，道：“好剑，老黑从那里抢来的？”

雷飞的剑尖，被他一指弹中，只觉得剑尖之上，像是有一股极大的力道，疾压了下来一样，令得他宝剑险险乎脱手堕地！



雷飞这一惊，实是非同小可，他连忙一缩手，撤回剑来，同时拉着白雅儿，向后便退。

那老者也不立时向前逼来，等到雷飞和白雅儿两人，退出了丈许后，他才又“嘿嘿”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你想到退了么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一个人，我可以让你走，这小娃娃得留下！”

白雅儿心头，怦怦乱跳了起来。

从刚才雷飞突然向后退开来的情形看，雷飞分明不是那老者的敌手！

她心中在想，如果雷飞为了逃生，竟弃她而去，那么，

她如何是好？

在她的心目之中，雷飞一直是最坏最坏的坏人，所以她也自然而然，想到会有那样的事发生！可是，当她一面想，一面转过头去，看视雷飞之际，她的心中，不禁感到了一阵愧意。

雷飞的脸上，挂着一种十分冷峻的笑容，那种笑容，也令得他的神态，看来更加坚定，他一点也没有独自离去的意思。

那老者衣袖轻拂，神态十分悠闲，道：“怎么样，你走还是不走？”

雷飞转过来！向白雅儿疾使了一个眼色，白雅儿也立时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只听得雷飞发出了暴雷也似，一声断喝，人已向前，疾掠而起。

当雷飞向前疾掠而起之际，白雅儿一提真气，但是雷飞的去势，却比她快得多。

雷飞一掠到了那老者身前，宝剑一抖，便疾刺那老者的咽喉，那老者衣袖向上一拂，反袖便向剑身之上，卷了过来。

雷飞又是一声大喝，手臂疾振，“嗤”地一声响，宝剑已裂帛而出，直奔那老者的面前，刺了过去，剑势凌厉之极。

这时，白雅儿也已赶到，剑走轻灵，斜斜向那老者的腰际，削了下来。